

# 白居易的EQ

## 儒道釋兼容的詩人

白居易是唐代作品最多的詩人，據說高達三千首之多。其特色是：作品風格融合了儒家、道家以及佛家的思想，是中唐由盛而衰時期的代表人物，亦是新樂府改革派詩人，其作品平易近人，連不識字的老嫗都能了解。他深切體會到百姓疾苦，是我心目中的「國民詩人」。從白居易的詩中可以窺視他一生的遭遇，及中國官場與詩人的EQ。

人道主義或人文主義humanism，起始於14世紀末、15世紀初，歐洲中古黑暗時代至文藝復興時期。人文主義摒棄了君權、神權，重返以人為中心。在人口密度較西歐擁擠、幅員比西歐更廣的東亞（東起日本，經過韓國朝鮮半島以及現在的南西伯利亞、東北、蒙古、新疆到中南半島），文化圈內並無人文主義的產生。這與中國的「趨同演化」有著很大的關係。

人文主義的理想世界，如同希臘的城邦小國，而非一統的大帝國。中國局勢自秦始皇以來即為一統的大帝國。白居易生長於這樣的環境下，人們會更加喜歡他，所以許多古書都曾記載：白居易死後，其墓前一片泥濘，因為前去弔花、哀悼的人淚水成河。

這樣的景況是否太誇張了？我們不得而知，不過從他留下的作品最多，且能打動上至老嫗、下至官場上學習EQ的年輕人，就可窺知他在歷代受歡迎的程度遠甚於李白與杜甫。雖說李白與杜甫的文章、生平事蹟較白居易浪漫、崎嶇動人，但白居易的人文思想則較為突出。

## 人文的詩人

人文思想的起源也是同理心，即EQ。有好的EQ大家都會喜歡他。白居易生於河南省新鄭縣，晚年好佛事，居洛陽，往來龍門山之香山寺，故自稱「香山居士」；字「樂天」又包含

了與道家思想的深厚淵源。

他的出生雖是「上無朝廷附離之援，次無鄉曲吹煦之譽」，可是並非中下階層份子，而是沒落的小官僚。在古代能夠出生「沒落的小官僚」已屬5%上階層的上上之家了。

從「上無朝廷附離之援」可以知道，唐代至今一切都只講究關係，沒有關係便無法謀一官位。雖然白居易身在小宦之家，但卻是非常努力、刻苦學習。

他曾說過：「十五六始知有進士，苦節讀書，二十已來，晝課賦、夜課書，間又課詩，不遑寢息矣。以致於口舌成瘡，手肘成胝」。這有點誇張，因為他15、6歲時，曾經來到他夢想中的長安，以「賦得古原草送別」這首詩獲得長輩的賞賜，這也是EQ的另一種表現。到了京城裡較容易與貴人相遇，所以白居易的處世EQ也是相當高的。

## 初斬頭角

白居易寫道：「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，遠芳侵古道，情翠接荒城，又送王孫去，萋萋滿別情」，這是詩人常用的隱喻法，以景物來隱喻自己。

唐代詩人和過去的台灣人民就常以「草」、「花」為女兒命名。這首詩描述了人間自然的陰晴圓缺以及侵略與畏縮，有四季的變化和人間的聚散離合。15、6歲的白居易充分表現出他豐富的生命力，這時候的他可能像野火般，也可能像野外一片草，只要有土地便能落地生根，再創新局。

不過他在長安待了一陣子，富有同理心的他，想必可感覺到政治的黑暗、民生的痛苦、人情的冷漠。也因人們彼此間的自私自利使得他不願繼續在長安城隨波逐流、同流合污，於是失望的離去。他在「朱陳村詩」中提到：「孤舟三適楚，羸馬四經秦。晝行有饑色，夜寢無安魂。東西不暫住，來往若浮雲，離亂失故鄉，骨肉多散分」。離開家鄉久了，不禁想起自己的兄弟來了。

## 儒家的精神

29歲那年，白居易考取進士，他官位晉升得十分快，在36歲那年任左拾遺。「左」即是個次官；「拾遺」則是替皇帝監督是否有缺失、遺漏的地方而加以上諫的官位，所以他曾經說過：「候陛下言動之際，詔令之間，小有遺闕，稍關損益，臣必密臣所見，潛獻所聞」。白居易在這時候依舊像把野火般，對於皇甫湜、牛僧儒、李宗閔在對策中的苦詆時政，忤上官官而遭貶官之事，他也敢直諫、秉公上書，可想而知他得罪了很多人。

7年之後藩鎮居然派人刺殺宰相，白居易又興起公平正義之心、仗義之言，於是執政者更加厭惡而設計他，將他貶為江州司馬。從這時候白居易的詩風、想法便有了很大的轉折。

白居易本具「兼濟」的思想，這從他詩中可以見到。在「新製布裘」中：「安得萬里裘，蓋裹周四垠，穩暖皆如我，天下無寒人」，希望能將溫暖的被蓋在天下，匯集萬里，讓天下富有者、貧窮者都能和他一樣溫暖，所以一直認為大丈夫應該貴兼濟而非獨善其身。這就是同理心的EQ，因此他才能感動那麼多人，也才會令其他的同儕眼紅。

## 當官的EQ—妥協

在那時代，中國已經走了相當久的宦官政治，大一統的思想也已累積相當久。在險惡的環境下，白居易還能仗義直言、娓娓道出百姓痛苦、不畏懼惹上殺生之禍，令1200年後的我非常感動。白居易被貶之後，對這世代有了妥協，雖然這令人稍感失望，不過換成你我時，我們還能繼續保有這樣的兼濟思想嗎？從中央負責諫言的大員，被貶為忠州刺史，所能造福、回饋的百姓自然便少了，在這情況下，EQ高者自然能隨遇而安，漸漸改變自己處事待人態度。

也就在這時白居易開始全心向佛、學道；不過他是個有同理心的人，無論是擔任杭州或蘇州刺史，他都一直鑿井灌溉，可見這時的他已將他兼濟的思想轉變為農業經濟作法，亦同樣能討好將來的人，以致於他離開當地時，父老泣別，相送十里。

## 在虛級化中放逐

西元827年他被中央調回京城，改任秘書

監，4年後又任刑部侍郎，刑部侍郎相當於司法行政部次官，而這時候白居易也已57歲了。我想他當了1年的刑部侍郎，所見的黑暗面一定相當多，這對於富正義感的人只有一條路，那就是痛苦的同流合污或是濯清蓮而不妖，毅然決然的離開。

來到了東都洛陽，因為以北京為首都時，南京虛級化；以長安為首都時，東都的洛陽也是個虛級的機構，所以白居易衣著華美、無事一身輕，只等著領薪水，而這不也像被冰凍公務人員的寫照與傳承？

他寫道：「既可保富貴，又能遠禍全身」，所以他在河南省西南部地方任過河南尹、太子少傅、刑部尚書等官職，過著有點忙但又完全不忙、有點隱居又不完全隱居的生活，因為權力已遠離了他。這時他寫了更多的詩，以至於能留下眾多的文學作品，這就是詩人身處政治黑暗面的一個EQ作法。

中國常有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分，因為人們講究的是關係，所以當一小國被一大國征服之後，這小國的國民自然淪為奴隸或次等公民，這時候次等公民自然從事商賈及技術類的工作。可是經過100年或50年後，統治階級漸漸喪失他的優勢時，整個世界又再改變，這也未嘗不是EQ的表現。

台灣的公、私立醫學院學生，極大部分都是台灣人也就不足為奇了！因為他們的父母親在那亂世時代都一再告誡子女：「你們去學醫吧！」，所以當醫學系學生的省籍比率與全國人民的省籍比率平衡時，則表示另一承平時代的來臨。

## 現代的公務員EQ

現今的社會也同樣講究關係，以致於沒有關係的便失去了他的舞台。難道就不能打破既定的一貫想法嗎？公家機關是否也能夠繼續保有兼濟的思想而不與人結怨？這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。

醫生在公家機關無法生存，那麼他離開醫院後，一定出去開業。開業雖然是獨善其身，可是未嘗不是一個新的開始。可以成為兼善天下的面貌：將全部的時間只屬於自己，在閒暇時多寫些書，同樣亦能達到兼濟的思想，亦能遠離政治鬥爭的黑暗面。所以當自己覺得無論去留都一樣時，那麼EQ的平衡不也達到了嗎！